書名　謇濟瑣綴錄殘四卷
撰者　明 尹直 撰
卷　卷七
內容分類　史-雜史-瑣記-明
索書號　大木-法類-獄訟-案牘-3
編號　B1760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760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法類-獄訟-案牘-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謇濟瑣綴錄殘四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七

謇濟瑣綴錄卷之五

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僉事臣袁彬謹

題為纂脩事成化元年七月二十一日該太保會昌侯孫繼宗等題

皇帝車駕北征往還事蹟有錦衣衛都指揮僉事袁彬向隨侍必能詳知合無令其開寫具題奉

上欽此欽遵本月二十二日臣將事蹟錄寫欲送該館本敢擅便具題奉

上錄寫完了還封進欽此欽遵今將事蹟開坐謹題

請旨計開

謇齋瓚綴録卷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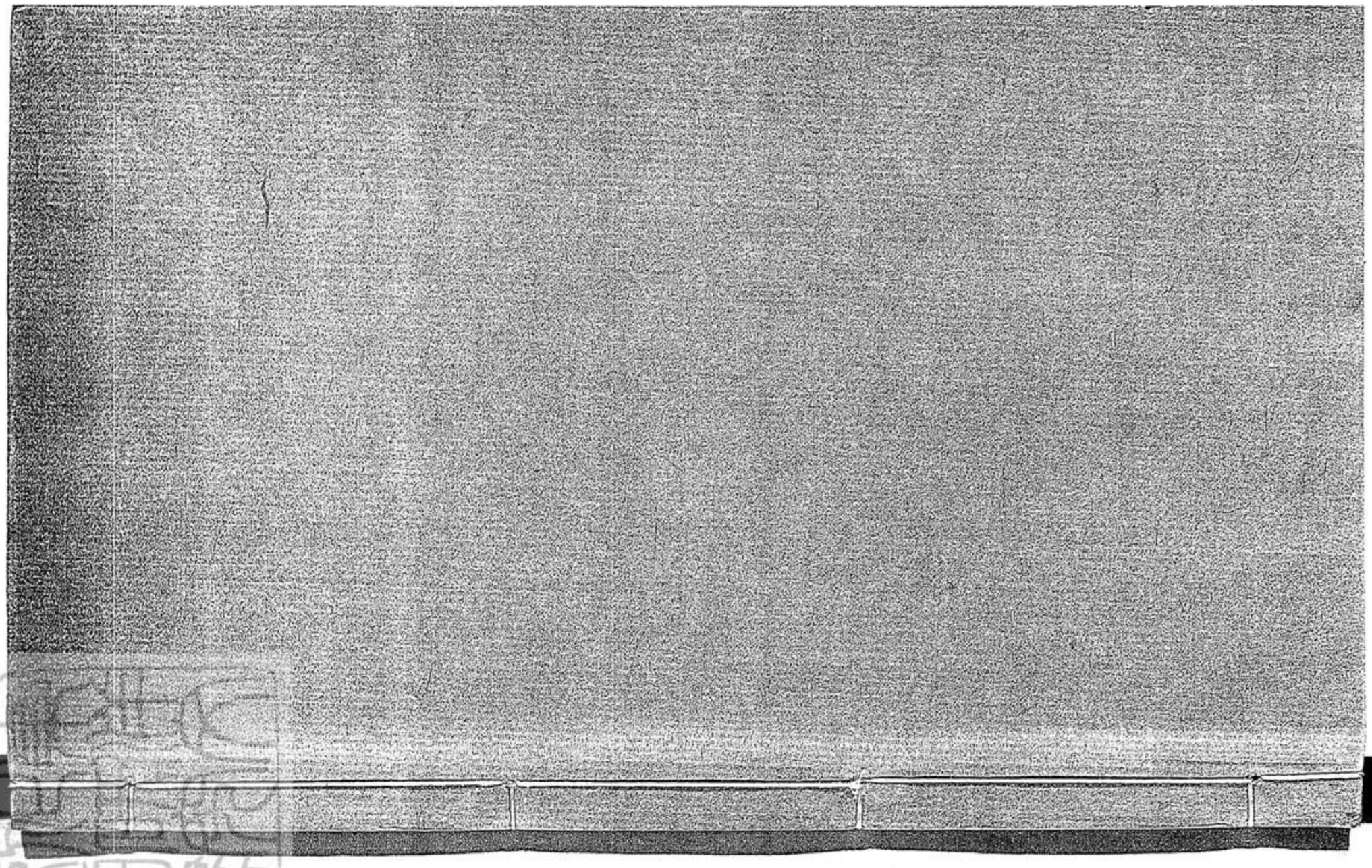
成化己亥秋九月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張海等劾戶部尚書楊鼎工部尚書王復京南兵部尚書薛遠吏部侍郎錢溥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致宜加黜罷不允鼎初與劉叔温極厚以干託事多不能進從遂見　至是鼎知叔温等所主與復求致仕皆見留鼎又求去從之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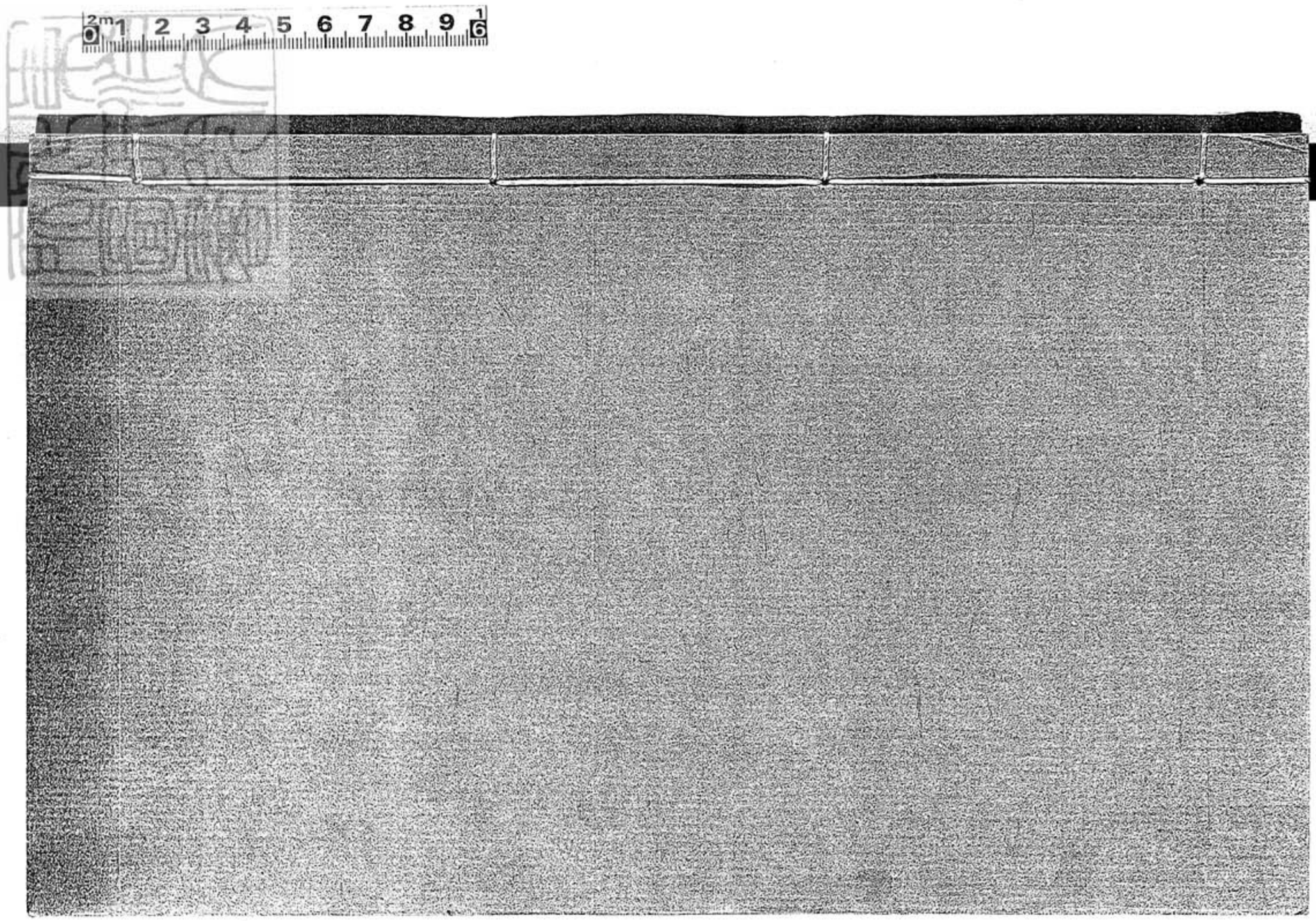
勑給驛以歸原籍官司月給俸米三石歲僉皂隸四人

時溥以進表詣京聞於途既至

陛見後出吏部尹冢宰同仁詢江南時事溥荅以南直

隸大熟詣以歸諸公北直隸皆溥與薛當之同仁咲曰
諺曰女婿牙疼却炙丈毋脚跟爲之哄然傳聞禁中以
嗜咲具傳不得已亦乞致仕先是遠被劾退至是年春
以近侍與吳綬等協力復起參賛南京守備機務至是
聞劾亦馳疏辭有旨褒留歲暮當道者又欲求缺處知
已乃謀於汪復嗾科道重劾復遠與周宗伯當罷朝廷
遲回數日不允汪力賛去之乃留劾牘於中傳旨賜歸
惟鄒恩典與鼎同明年上元日勑至南都改戶部尚書
陳俊代遠任遠時與俊等同飲于工部得驛報不覺失色
衆亦愕然





成化己亥冬陞監察御史王億爲湖廣副使時億見戴縉以頌王得歷陞副都不耻效尤亦進言汪所行不惟可爲今日法且可爲萬世法傳聞四方無賢愚貴賤皆知罵之不数月吏部承汪風旨故有是命

成化庚子五月内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白石雲山約長四百餘丈距金沙江計二里許一日忽然山裂中分其一半走移于金沙江中與兩岸雲山相倚山上木石依然不動江水壅塞逆流淪沒田苗蕩折民居州府具申上司鎮守太監等官具聞諸朝時雲南屢有邊報此山之兆也

成化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兵部覆奏御史强珍劾奏
前鎮守遼東副都御史陳鉞等失機隱匿等事奏奉
聖旨達賊入境搶殺人畜他每既不領兵遏截策應却又
隱匿不報本當拿問但今累有邊報正當用人姑從輕
發落吳瓚崔勝住俸戴罪殺賊常朗住祿半年侯謙陳
鉞住俸一年其餘着巡按御史各就彼提問欽此又明
日六科十三道交章糾劾嘗謂領邊方之重寄而從寇
殃民者不仁之罪莫大遇邊患重事而隱忍欺君者不
忠之咎難逃切照遼東鎮守太監常朗總兵官都督同
知侯謙舊巡撫右副都御史陳鉞俱以庸才叨蒙任使
並膺勑制之隆特受閫外之寄正當殫肝膽竭心力以
爲一道福星以副
九重之倚注可也柰何心不存於休
國志惟任於邀功曩者建州醜虜侵犯邊疆各官平時
無防禦之策臨敵無戰勝之威致勞
王師遠出塞外旋得克捷俘馘而歸然當勝捷之餘正
宜戒嚴之際却乃心驕志滿法弛備疎官軍撫伏之嚴
墩臺無烽砲之警遂至醜虜窺伺糾衆而來一從靉陽
一從清河長驅四百餘里曾無結草之虞延緩十有餘
日如蹈無人之境殺虜男婦五百餘名口搶掠牛畜三

百餘疋隻房屋盡燒家財罄空此實邊患之重情所宜
朝聞而夕奏也各官意在急於陞賞遂將前情隱覆直
至陞賞事畢然後朦朧奏報鬆陽虜殺人畜公然隱匿
清河殺虜人畜挽作奪回忍心害理謂生靈血肉不足
恤用
上欺
君謂
祖宗法度不足畏似此不仁不忠之事言之痛心聞者切
齒者不嚴加處治則邊臣皆將效尤視失機爲等閑以
隱匿爲得策邊事廢懷必由於此夫古之人臣雖飲酒
常事猶不敢欺君況邊臣重事乎雖未入仕猶不忍欺
君況身爲大臣乎於此見常朗等之罪真不容誅及照
副總兵都指揮吳瓚右衆將都指揮使崔勝既不領兵
策應又將前情隱匿其怯懦欺罔之罪又有甚焉伏乞
聖明特發乾斷將常朗侯謙陳鉞及吳瓚崔勝俱拿送法
司明正其罪以爲邊臣誤事欺罔之戒庶幾人心痛快
公論允協本月十七日奉
聖旨恁說的是他每有誤事本當重罪但已發落了罷該
衙門知道欽此鉞及怨掌院事王越縱珍遇越取輙詆
越輙避去不敢與較未幾汪太監公差還鉞出迎五至

十里所訴珍奉越風者見劾汪怒至三十里所越亦來
迓遂不容見明日請遣一心腹指揮往同汪宗尋審勘
宗彝等黨附珍所奏數目不同指揮遂以　審旨械珍
赴京汪猝入內酷刑逼招受越所使不服下錦衣獄會
多官廷鞫謫戍遼東余司馬子俊并科道各官皆進本
認罪奉旨罰子俊等俸半年該司并科道諸官俸各三
月越亦認罪有　旨切責之成化二十年七月下陳鉞
錦衣衛獄先是鉞鎮遼東同汪太監征勦建州虜寇因
安侵盜邊庫銀兩計數十萬私匿俘虜子女多人父子
名占一姝既罷職家居其寡嫂孤姪若其凌轢赴京訴
其事東廠刺使太監即日以
聞遣錦衣官校馳往逮之執其幼子考掠且服所侵庫
中玉蝴蝶諸異器占所俘之妹俱起解赴京下錦衣鎮
撫司鞫問人皆為之危鉞仍洋洋然對於官曰金銀實有
之但當時分送某幾千某若干子女亦有之但送某幾
人某幾人同時同事某收幾人某收幾人而我所收皆
衆所遺器者以故大臣曾有所受者聞之皆膽顫心寒
相與極力營解遂得無事仍放為民
成化甲午秋八月二十六日戊申予計江西鄉試當以
是日揭曉弟未審嘉言弟中否因命卜者占之初內

卦得離九三白虎發竊意五爻坐青龍若再發則是龍虎榜動有中之兆至是爻果發蓋外卦得坤明夷卦也二爻發者皆弟兄海底眼云兄弟雷同難上榜卜者囁嚅不敢決予曰予意已卜之蓋予以兄問弟兄弟發者弟當動而來況在龍虎爻龍虎榜動也一中何疑予即批卦揭諸壁以俟九月晦小録至京嘉言果有名矣然則占書豈可泥哉書曰朕志先定崑命元龜但命之卜非古法而以後天甲子為斷例然在人之志意故自有定兆而能審於推測者亦幾何哉

陳憲章蚤習舉業領鄉薦上春官屢次不偶乃卒業成均從衆撥歷記選而歸諸怪魁乃相與作詩贈行勸其不必出仕而歸隱於身憲章喜得此名益務詭異高談闊論後以舉者言徵到京吏部欲如例試而後授官乃托病潛作十絶頌鄉宦梁方太監方言於上授以檢對致仕軒軒然自以為榮陽維新謂其既託病不能謝

恩辭朝乃即日乘轎出城輒張蓋開道無復故態此豈知道義者哉後梁方以其所頌十絶刻梓示人丘仲深遂采以載者

憲廟實録亦可謂遺穢青史矣張汝弼贈憲章一絶云平

生渾未職舟泝赤土將時尚客誇忽悞自家丹一寸辰砂猶自隔天涯蓋譏其不得進士乃假道學以欺人若使得一弟亦必進取不已也

成化丙申予佐禮部林一鶚佐刑部一日謝晏賜恩於午門外一鶚伏而不能起予掖起之一鶚遂以病告余同俞振恭往問安一鶚喘息嘆曰病將三月當住俸矣振恭曰盍告歸宜水土便醫治固可愈也一鶚默不應明日報卒予因嘆曰一鶚不慮病不起且慮俸當住蓋以廉貧之故可惜也

孔子曰行夏之時蓋夏以人爲寅正得天道之中故以寅爲歲首屬春之孟春夏秋冬四時之序定矣或謂今夜之子時即爲明日之初何不以今年之子月即爲明年之首乎曰冬不可先於春是固然矣予嘗稽之古人衆之曆數蓋一主於太陽之度次也太陽每日隨天運轉周于地之十二萬爲而十二時地道右旋是以太陽次子方爲子時次午方爲午時順行十二時而爲十二時此所以今夜之子時即爲明日之初宜也太陽每歲纏天輪之十二星而爲十二月天道左旋是以太陽次子躔度宿之度而立春爲正月逆行次亥爲二月次戌爲三月次巳爲爲四月此所以今年之子月不可爲歲之

首也正月建寅太陽次虛太陰次危日月皆在天輪之子位此天道一陽更新皆屬于孟春之月其有以哉

地里之學非一家各生一說而立向放水有以坐山有以來龍有以本向而皆不出於五行之生旺衰絕爲吉凶其乾坤艮巽爲御階子午卯酉爲四惡辰戌丑未尤爲不吉時師固知之而不知蠡經置于何處陽宅或置于廳中或置於前楹然聽堂天井廣狹不同蠡經所指字向遠近殊差地里書亦無定說予嘗以天井之中爲置蠡經於本壙大中不主於墓門以爲有理時師多言予言而用之吉凶良有驗矣至於宗廟一家顛倒五行往往人指爲臧蠻經然用以立向消水吉凶比於諸家多驗而時師莫能究其立法之因予嘗放之諸書多滯而不通乃類推而折衷之夫甲寅巽本屬木辰戌本屬土申辛本屬金而皆以屬水何也蓋申寅甲申壬戌壬辰癸巳乙酉納音皆水巽屬辰辛屬酉故與坎通謂之水也艮本土巳本火而屬木何也蓋艮屬丑癸丑巳巳納音屬木故與震通謂之木也丁本火亥本水而巳屬金何也蓋戌亥屬乾庚戌辛亥納音屬金丁納甲于兌故與兌乾通謂之金也壬本水乙本木而以屬火蓋丙樣在

己乙巳乙亥納音屬火壬屬亥故與離通謂之火也此
皆本於納音納甲以起例故用之吉凶比諸家多有驗
故不可以為臧蠻經而不之用也予予粗見如此然究
其極有亦不通姑録出以與精於地里者訂焉
宋夏鄭公竦在朝數被御史糾劾疑承時宰風旨作青
雀詩云青雀孤飛毛羽單卑棲豈敢碍鵷鸞明主自有
千金價莫為他人作彈丸
成化二十三年七月進封
十妃用十冊予撰謂四道萬劉各撰三道祐之曰尹先
王不許過長只照舊樣予曰意盡詞止何敢過長明日
萬劉各出冊草同看萬自覺寂寥憤然謂劉曰爾昨言
不許過長今乃許長予從容出稿言劉先生之冊比舊
本不長直亦如此只是先生過听劉先生之言遂尔太
短請增數語便好既而繕正進呈劉又曰勿依官次只
混雜寫進乃取予四冊置二五中而以被之冊置後蓋
恐
憲廟覺後冊出直手也
今上追尊
皇妣紀太后予撰哀冊
上燕閑時輙喜誦念中有覩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真皇

之慟二語則尤恒誦不置左右奏曰此尹某所作曰朕
固知也
內閣題本用小揭帖楷書斜摺內封外則可滿封以文
淵閣印方銀鑄玉筯篆大如御史印其本僉官銜則
批出科中秋行其不僉銜止稱臣某臣某則批閣下奉
行
憲廟自尹同仁父子敗露睿照近侍之蔽凡有進稱臣下
之善者輒斥之曰汝嘗說尹旻好今何如以是無一人
敢言司礼諸太監尤深自退避不復可否凡諸司奏題
本悉送內閣定擬特直初被擢任感激圖報而素性又
疎戇尤不知顧忌遇事輒尽言無隱萬劉二公嘗私戒
約無尽言恐忤
旨事不復來予曰不來下問政或愆誤我輩無責若來
問而不以正對則是欺罔有愧于古人有孤于委任矣
蓋
憲廟聖意嘗以人臣具本進諫是欲沽己之名彰君之過
故直遇事輒言不用本未有不允或始遠而終從或頓
悟而樂听一年之中政令允當嗚呼自古君臣相遇為
難相得尤難夫以
憲宗皇帝龍姿日表仁孝誠敬銳意圖治使得輔相大臣

皆開心布誠彌遠守正治道可與大平可望柰何徇私
忘公者多竟莫遂其大有為之志及至晚年益勵精明
簡在意隆盡焉
上賓君臣相遇相得其難如此天意果何如耶深可慨
也
成化丙午十月予進太子少保尚書兼學士萬循吉與
劉吉進少師少傅万令中書為寫祝文告家廟予偶見
其稿上列曾祖祖父而不及高祖予怪問之則曰先世
遷從不常遂忘高祖之名故每祭不及予曰先儒酌情
制禮止祭四代予尚以為簡不足以盡孝子慈孫之情
而先生乃不及高祖其名雖忘而神氣相感固未嘗忘
盍追尊一道號及今日祭以告知傳示子孫不宜亦乎
循吉喜曰承教信乎先生出自文獻之之邦善於礼也
予思不逮矣予竊忖此公自一紀之年發解來京四十
六載不一展省溺於富貴功名畧不念及于松楸可謂
孝子宜其忘高祖而不祭也
舊制每早朝閣老與司禮監太監對立於
宝座東
太宗晚年健忘宝座後常有一二宮嬪從立紀
旨時金文靖公嫌不自安辞立丹陛下伏馬之南景太

間陳芳洲請復立　陛上託言每遇雨雪不便朝廷難之事遂寢天順中一日伏馬蹄鼇警逼諸閣老英廟乃命諸閣老移南立於諸給事中之前大漢將軍之後給事亦移南立

英廟見之命毋南移惟仍舊班成化間閣老復立北上諸給事又隨而北若前後班然不復分上下班矣初閣老以品序前後立成化初劉主靜以四品入閣独立於陳彭二先生後以與諸給事同班

上因命立陳彭之下万循吉繼之而立遂為一班予入閣身稍長於劉吉万尤長夾吉於中吉不喜每語予稍難遠未幾

憲廟宣諭内閣陛直宮保庶好與先生每立站蓋特恩也

太學每歲春秋釋奠主祭官例遣閣老及翰林諸學士若祭酒初任則一遣之景泰以來間遣胡宗伯王冢宰二公近時止遣閣老矣其分獻十哲則太學典簿廳先期如例移手本請翰林講讀等官二員至期同主祭偕往省牲畢燕坐於致齋所及會食彝倫堂後則主祭官中坐祭酒西南隅坐翰林分獻官兩員分東西坐於監禮官兩御史之上景泰間編修劉召和王惟臣分獻御史沈義原傑監礼會坐時方議未定主祭官首尚約先

生目惟臣惟臣遽過東坐召和下沈原二人遂聯坐於西是後監礼者襲為故常不必讓矣天順二年夏黎太僕以修譔直以編修當往分献諸同官相謂曰尹先生素負剛毅之氣試觀此行克復舊規否直至會坐時適二綉衣皆同年齒長者直不得已先據上復故揖讓之二綉衣勉强就席分坐直右自是往者亦如舊儀同官皆喜曰非尹先生疇能及此成化丁未秋丁予主献立祭酒謂前歲尹同仁來主献大雨水平地尺深今尹先生來大晴天意固有在豈同仁不當此任而戒以雨耶

國朝親王受封未之國者當出閣讀書自永樂以來必擇翰林官二員輪日講讀迨之國日遂改陞長史以從故預者多不悅宣德中周文襄公沈自刑部主事陞越府長史欝欝不樂未幾越國絶遂陞侍郎巡撫南畿正統中推郕府講讀官東里公欲奏侍郎儀銘恐銘見憾乃以故人侍讀楊翁同奏后郕王嗣位銘等皆從龍起官至宮保尚書人之升沉故自有定豈人所能爲哉天順初德秀等王皆當出閣

英廟諭李文達公慎選講讀官文達以親王四位用官八員翰林幾去半矣乃覆對翰林官必請於新進士内選

人物俊偉語言正當學問優長者授以檢討之職分任
講讀時得雷霖劉誠等克選遂為定例此文達變通有
方處置得宜後來官翰林者固宜知所自也弘治初進
士十人被選為親王講讀官相率詣吏部請照例九年
考滿別陞時冢宰耿好問斥之曰你每都要做大官衆
對曰大官亦是進士做好問詈曰小畜生輕薄衆亦以
老畜生復之譁然相訐好問怒參奏為首者革職余皆
降調外任好問譽望益損未幾捐館蓋亦暴怒自取耳
視之文達之變通真有愧矣哉厥後降調者以次取用
成化中太監張敏死其姪太常寺丞苗傾敏家貲進奉
託左右求陞侍郎
上問苗出身曰由承差乃諭之曰侍郎六部執政官豈可
以與承差出身之人其授南京三品官左右以官制進
乃與南京通政使蓋尚不知通政亦執政官但南京閑
佚耳當時有以正對亦必別授矣
仁廟在東宮時嘗覩二內侍象奕因命曾子棨先生應制
詩曰兩君對敵立双營坐運神機決死生千里到彊馳
鐵馬一川波浪動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漢將旌旗逼
楚城興尽計穷征戰罷松陰花影滿殘枰
仁廟和云二國强爭各用兵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曲路

當先道將守深宮戒遠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隔河飛砲下重城等閑識得軍情事一着功成見太平詞意宏偉尤勝前詩君臣之器量見矣

景泰甲戌廷試第一甲孫賢面黑徐溥面白徐轄面黃時謂鉄狀元銀榜眼金探花

今制東宮官名多襲右如庶子洗馬是也景泰間劉主靜陞洗馬兵部侍郎王偉戲曰先生一日洗幾馬主靜應声答曰大司馬洗得乾靜少司馬洗不乾靜衆聞之嘐然後靜主與李克述同陞庶子蓋主靜庶出聞之默然無以答

予嘗致書司寇何公詢及名臣言行公復書以張冢宰及許观死事見示但謂許為尚寶卿與予所考池州府志稱侍中不合而黎擴之書以許之妻女亦投秦淮清同一汨羅之水耳蓋不足辨至謂尚宝卿豈許嘗歷官尚宝而人呼之熟耶自洪武二十四年殿魁至是十年豈止官尚宝而侍中正其時增次尚書之言當以侍中爲是惜柯之傳不載于志豈可欲為之傳而未果抑也為之而柯之子終以忌諱匿而不出耶但擴書中謂其爻柯遲非是蓋與許不同時誤矣